



村庄的更迭

□星袁蒙沂

【记忆】

村庄,是每个农村人,每个亲朋还在农村,每个在农村出生、生活过的人,永远都绕不开的话题。村庄中的诸多元素很具特征性,但又在悄然改变着,蜕变,抑或演变。

锅

去村子东头一块黄泥地挖些黏稠的黄色软泥,和上石轱辘轧扁的短麦秸,揉成面团样,即可在院子里垒糊起一个灶台。

我们村周围以沙土地为主,黄泥只是个别地方有极少的一片。垒锅灶的石头,就地取材,啥形状个头的都行。先用石头垒出大致形态,再用黄泥糊上两遍,晾干就可以上岗。锅是从集市上买来的黑色大铁锅,锅沿厚实,看上去很是笨重。

那时的铁锅,都是倒锥体形状,锅口两侧有耳。铁锅的胃口大,玉米地瓜、糊涂(一种糊状粥饭)馒头、米糠麦麸、野菜鱼肉,统统能一口吞下。助其蒸煮食物的热源,都是些树叶或干木柴。

农闲,几个人一商量,搭伙

去山岭上捡拾柴火。这儿一群,那儿一伙,拾柴火的人,一捆一捆,把山岭拾成暴露着地皮的秃顶。树叶和木柴,是饭菜的催化剂。烟火味足的,才叫原汁原味。

时光拿着鞭子,赶着煤炭、燃气和电,一点点蚕食掉柴禾的地盘,让它们以外来客的身份,入主农家院落。铁锅和柴火的亲密接触,被打折扣。就连大铁锅自己,也被各类铝质或合金中小型锅具替换。山岭的毛发,那些原本可以作为柴火的草木,得救似的渐渐浓密起来。炊烟,在柴草丰满后开始收缩姿态。一缕缕的缥缈,亲切的烟火味,在洁净的天空匿迹,只留下无边的蓝色和点缀的云朵。

草木的葱郁,没把那些占据院落一角的锅灶扶正,反而促使其崩塌和下岗。电饭煲、微波炉、不粘锅上位,将村里那些带耳的大铁锅变成一个个废品,被丢弃或者卖掉。

泉

最初,村里只有泉没有井。

在村头一处渗水的凹地,挖出一个一米多深的坑,里面有几条毛线粗细的水道道,轻音乐般汨汨流出,即泉眼。泉眼虽不甚粗,却把一个泉坑灌得满满当当的。泉水里的水,时常溢出。

泉水,是流淌在那个年代的。村里人吃水,用钩担铁桶去挑。舀水的瓢,也是自家种的葫芦锯开去瓢而成。口渴了,伸手入泉,捧一口水,咕嘟咕嘟喝下去,清冽、微甜,堪称天然饮品。

一个一米多深的清泉,供养起整个村庄。钩担铁桶,被几根小指粗的软塑料管取代,铺设到家家户户。就连浇菜园也开始用塑料管引水,省去了一趟趟挑水的疲惫。心满意足的细水管,流淌了没几年,骤然长大,扬程百十米的电机,黄瓜般粗的水管,在村里编织成纵横有序的网。

泉水和泉眼,做了亏心事似的,一直往地下深藏。七八米、十几米、几十米、上百米的深井,和抽水机一道,一年年向下追赶着。一眼清泉,被十几口

深井干涸。那段随处有泉的村史,被彻底搁置进从前。

找一个渗水处,双手扒拉个小坑就能攒一汪清水解渴的日子,在深井出现后,就一去不返了。井水和泉水都是水,却被深度划开界线,在小山村里无法并存。我家的水壶知道,泉水是没有碱的,从不沉淀;井水却有碱,一次次沸腾之后,壶底开始慢慢增厚,提起来沉甸甸的。

圈

薅猪草、放羊、喂鸡鸭鹅,这是我们这代人小时候常干的事。家院里或者在院子门口一侧,猪羊圈,兔舍、鸡鸭鹅的窝,就像农村人家的标配。

乡亲们去地里干活,顺便捎带几把野草回来,就够禽畜充饥的。那时散养的鸡,晚上钻进鸡窝,白天一大早跑出院落,一整天待在荒野觅食,一年到头吃不了几斤粮食。圈养的黑猪能吃,但吃的多是野菜野草,顶多喂些地瓜干。吃的东西没啥营养,长得也慢。

喂养禽畜是一种需要,也是一种习惯。在乡亲们看来,只要搭上些工夫就行。等到过年过节杀鸡宰鹅,不必开支一分钱。一分钱一分钱积攒的日子,本来就不富裕,掏腰包解馋,是挺令人挣扎的一件事。

挣扎着、挣扎着,以分作单位的年月,很快过去。生活条件好了,喂养猪羊成了麻烦事。猪羊圈建在院落附近,臭味难忍,还很占地方。去山上薅草割菜,极其累人麻烦。养鹅鸭的人家,因为溪流的消失,也没了继续的动力。

只有可以打鸣、下蛋的草鸡,三只两只的,知趣地躲在村落之外,没被岁月舍弃。没有窝舍,它们就蹲在主人家旁的树枝上过夜。散养的草鸡就像一个符号,依然在默默标记着农村,歌唱着过往。

村庄中的诸多元素,像锅、泉、圈等,正在蜕变或演变着。这种变确实存在,无论你理解或不理解,不管你希望或不希望。

一起吃个饭吧

□李晓

【世相】

人到中年,发现一些朋友间的往来其实就是靠一次一次的饭局串起来的。

有时想一个人,心里觉得有了一个窟窿似的,是有倾诉的欲望,或者是差那一口日子里窖藏的老酒来填补。

朋友老唐前不久约了一顿念叨好久的饭,三请四邀,只来了五六个人。几个中年男人一见面,相互唏嘘不已,肥胖的、血压高的、秃顶的、掉了牙齿的,其中一个还是患了脑梗阻通过康复训练后一瘸一拐走来的,那是老唐小时候住在一条街上的发小。

我生活的这个城市,平时朋友们见面其实不多。常常是在网络上晒美食图片,晒城市里新开张的馆子,吆喝着哪天一家一家去吃个遍。可真到了邀约吃饭的那天,却总是稀稀拉拉几个人,还都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,或者各自埋头玩手机。

这些年,我的一些朋友就这样在网络江湖上脉脉深情地来往着,可总感觉少了一些面对面相处的磁场温度。一些朋友,就这样渐渐走散了、走失了。更令人痛心的是,有些人的QQ不再小灯笼一样亮起,朋友圈从此不再更新,手机再也无法打通。天色就这样突然阴沉了下来,他们其中一些人,就这样在口口声声说着“等哪天有空了吃一顿饭吧”的平常日子里,毫无征兆地永别了尘世。

老陶跟我有次在街头偶遇,他一副急匆匆的样子,简单招呼后说要去某单位盖个很重要的公章。他走了几步,又回头对我大声说:“等哪天,我请你吃海鲜饺子啊。”三天后,传来了老陶遭遇意外的噩耗。我独自一人去一家馆子里叫了两碗海鲜饺子,吃了一碗,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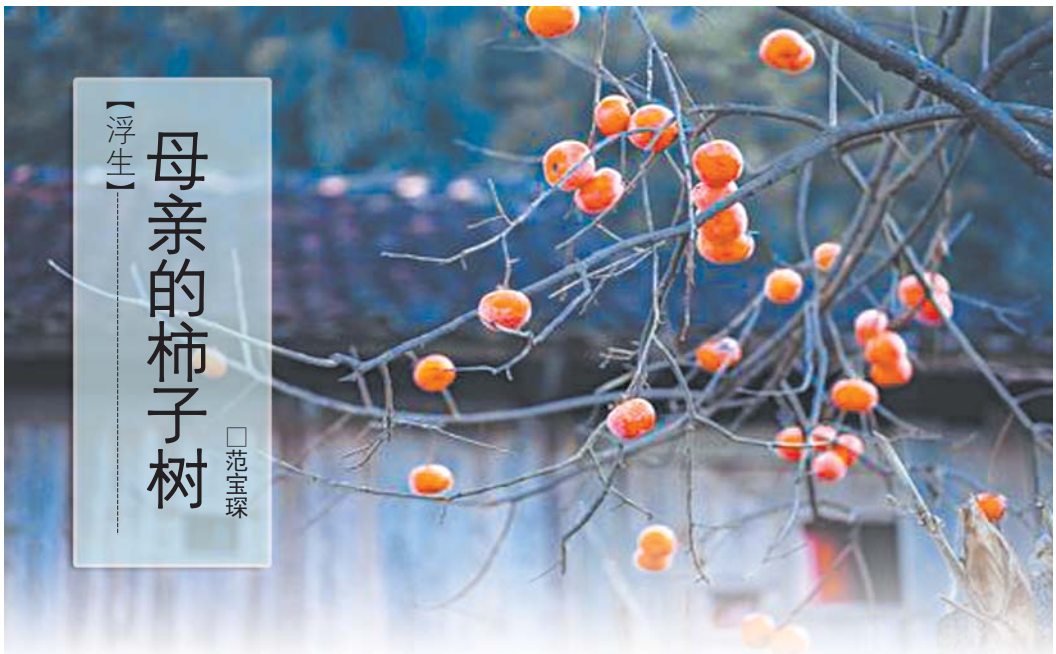
另一碗是留给老陶的。吃完那碗饺子,我一个人趴在马路边的小叶榕树上,哭了。朋友啊,为什么在一个城市里,不抽空聚聚?一起吃一顿饭,真的就那么难?

一些朋友很久没有联系,谁也没有主动给对方打过一次电话,见个面、吃顿饭、聊聊天更是不可能的了。这样的交往,在对方心里,俨如失去血色的苍白。相见不如怀念,这只是一心怀念美好的期许。生活中大多数这样的友情,就像夏天过后褪壳的蝉,老壳尽管还背在身上,却只是一种累赘了。

都市的幢幢高楼,把天际线不断抬高,那么人心的天际线呢,是不是更遥远了?有天我终于请到一个朋友一起吃了顿饭,我还带去了他喜欢吃的咸鸭蛋。朋友自我批判说:“没办法,在我们彼此的人生中,其实早已划定了圈子,这个圈子的半径,完全按照我们世俗人生带来的利益,给予均等回应。”我长久无言,然后说:“我们是老朋友了,来往的,只是精神利益啊。”他点头,对我定位的“精神利益”表示赞同。

生活在现代都市里,我常常想起古代那些友人之间的往来,他们坐着马车,骑上毛驴,或是宽袍大袖地徒步而去,车、马与人卷起阵阵清风,那是君子往来时卷起的一股股古风。

古风渐渐消失了,都城市,既然一起吃个饭也显得这么难,那就不吃了吧。一些电话号码,我就干脆删掉了。有一天我删掉一个老朋友的电话号码时,不到半个小时,我又忍不住给另外一个朋友发去信息,求他把这个刚刚删去的电话号码发给我。我再次在手机里存上这个电话号码,我想,万一哪天,我要给他打个电话,请他一起吃个饭呢?



母亲的柿子树

□范宝琛

娘嫁过来的那年,在院墙外亲手栽下一棵柿子树。

幼苗期的柿子树纤细柔弱,两年都没结出果子。后来开始结果了,十几个青嫩的小果子稀稀拉拉点缀在枝头,随着风儿顽皮地摇曳。

柿子树长得粗壮高大了,横生的枝节一股脑儿平伸出来,显得盛气凌人。

那些逐渐熟透了的果子浑圆硕大,盛在果篮里金灿灿、沉甸甸的,和着娘的笑容陶醉了夜色。娘蘸着白酒把每个果蒂都涂抹一遍。几天后,经娘用古法储存的柿子再也没有生涩感,咬一口甜滋滋的,令人百吃不厌。

娘挑出些个大肉厚的拿去集市。娘卖的柿子果实饱满,咬一口又脆又甜,换来的钱贴补了贫困年代的家用,也给拮据的日子增添了不少欢乐。

娘总爱絮叨,有一年干旱,地里的庄稼收成不好,多亏那年的柿子结果多,卖了柿子换回不少米面才渡过难关。娘抿着嘴,执拗地断定那年的柿子特别甜。

日子逐渐好起来,柿子不再是抢手货了,娘也懒得再去集市上兜售。可她舍不得丢掉那些柿子,就别出心裁地做成各种甜点。娘做的柿饼香甜软糯,让人看了特有食欲。

自从结婚后迁居城里,妹妹在本村寻了个婆家,她想当好娘的小棉袄,贴身长久地陪伴着娘。每次我回老家探望,都会遇见妹妹守着娘聊天。娘唠叨说,本指望生个儿子养老,谁料想长大后飞走了,还是闺女贴心孝顺!娘说话时嘴角上翘,一脸的陶醉和得意。

娘已经七十多岁了,却一直不肯闲下来。她偶尔会到柿子树下坐一阵子,仰起头一遍遍数那些柿子,可数来数去总也数不清。

柿子慢慢熟透了,香甜的气息弥漫了庭院。那天,娘在柿子树下坐了好久,嘴里念叨着,你看这一天的,孩子们都长大成人了,你也长粗长壮了。其实,俺一直没把你当树看待,心里老是你当成家人,也当成了娘的孩子,陪伴娘的日子,数你最长……

我木然地站在娘的身后,大颗的泪珠子滚落下来。凝望着那棵柿子树,它摇曳着翠绿的叶子,呵护着一个个金灿灿的果实,像一盏盏灯笼映照庭院,让家里多了些祥和与安宁。

悄然抹去泪痕,我对娘说要帮她摘柿子,让娘晒柿饼给我们吃。娘听后乐不可支,看我灵巧地攀上树,她却像个孩子似的站在树下指指画画,一会儿说左边藏着一个大柿子,

一会儿说我头顶上方的那个更大。

我沉浸在采摘的喜悦里,无意中俯瞰之下,只见娘的满头银发在夕阳的余晖里格外扎眼。

见我摘得差不多了,娘说,树顶上的那些留着挂枝吧,到了冬天还是一道红彤彤的风景呢!娘接着补充一句,正好也给鸟雀们留着,天寒地冻的日子,鸟儿找不到食飞来吃两口,肚子不饿才能越冬。

娘喜欢热闹,尤爱看飞鸟落在柿子树上的矫健身影,娘还喜欢看鸟雀叽叽喳喳啄食的样子。这个时候,娘的脸上洋溢着母爱般的柔情。

下雪了,娘会特意在庭院里撒几捧谷粒,引来一群群的小麻雀前来啄食。日子久了,那些鸟儿似乎有了灵性,见了娘一点不认生,齐呼啦围拢过来觅食,像是自家养的鸽子一般亲近。

前段日子,村里传出要拆迁的消息,娘在夜里辗转反侧,便摸黑来到柿子树下,脸贴上去,轻轻摩挲着树干说,搬家是好事,现在日子越过越好了,可俺咋舍得丢下你,你已经陪俺大半辈子了!

粗壮的柿子树无言无语,一股凉风徐徐拂过,树叶传来一阵飒飒轻响,像是对母亲自言自语的回应。